南史

十六至二十

南史卷十六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龜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主要取萬

藏書之印

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
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
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衆斷宋武帝伐虜固鎮惡時爲天
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
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
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
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
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
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
上豎棋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
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
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
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
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
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幷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
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
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鬬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
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
顯之謂曰入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
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箭手中破折江陵
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
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
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竝蒙
招擢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

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執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衆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赴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蛉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

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眞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遏北地義眞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固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

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提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
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
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
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
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眞義眞率王智
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
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
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表
眞將佐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
逃歸溫壽陽平眞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
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
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發齡石使舅臥聽事
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
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赴京城
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
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
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强
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郡得清後領中
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
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
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令義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
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
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

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率劉鍾前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幷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迪提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眞乃發義眞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

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及蹟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王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虔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赴之幷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輈上魏軍見營陣乃立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幷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爲河

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魯宗之言狀帝乃令寇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成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展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加故後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帳屏
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
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
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
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
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
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
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倜儻有大
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
軍自武門入弘之未習騎乘於姚泓驍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
觀者數千竝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眞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眞東
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冒甲冑氣寇三軍軍
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憲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
史父謐益州刺史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
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又爲王弘中郎可謂
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
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
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并復有乳汁時今
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
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

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
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沒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
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曜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
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
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
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柂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
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
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
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
饑修之僞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
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修
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

宣修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賕贈
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
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
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
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徃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修之
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
軍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繇竺侯以從叔
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
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不羣世父難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
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
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殿景仁曰聞
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
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
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
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
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鼙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
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内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
之玄謨曰損亡官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
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竝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
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
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
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
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
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
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
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
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弑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
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
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舉兵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
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
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

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没匿所得賊寶物虚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竝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幷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内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虚時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齒號之曰齮劉秀之儉恪常呼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竝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儈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瓜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殞不得遂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腳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筒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續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兩子還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曠字明遠一字叔曠負氣傲俗好臧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曠友曠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曠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揩賢愚何如殷道矜曠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多王答云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曠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曠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曠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曠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輒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豫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邈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克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劦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啓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苟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我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徃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徃廣陵取安樂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卽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長子喻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慄枋

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節在焉所在爲重其玻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忿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處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很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

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南史卷十七

列傳第七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愼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甌北山房藏氏圖書印

魚鼎迺夫斷朱之翰許日之風年

劉敬宣 伯父簡之 簡之弟謙之 簡之子道產

祖 子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諮司馬尚之爲名牢之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元顯以敬宣爲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還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驃騎舉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雨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昕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繼而走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巨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專夢充土服之覺而喜曰充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羣

州大姓諸省封誅滅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破

任劇
召
雄傑
之又要輒謀泄乃相與殺輒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
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
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
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為江州大駭懊敬
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為比
敬宣女嫁賜錢三十萬雜綵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
三年表遣敬宣代蜀博士周祇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毛修之家
雖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
軍欲驅二兒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褊所未安不從假敬宣
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
為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
史劉藩入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

卑獸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
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
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
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母還劉毅欲以重
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
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
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
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
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是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
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
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
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
敬宣文武佐吏卽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
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履於坐隆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
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衆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
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爲
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
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
桓石紘緩作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
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
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
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
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
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
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
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
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錢唐令
元嘉十三年東土饑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
表眞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
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
寇漢中眞道討破之而難當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

明率禁兵五千受直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
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尅捷以眞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
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
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汪古支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
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愼少謹愼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爲政嚴猛
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
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蠭轂坐府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
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
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
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
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
下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孝武卹侮上寵姬殷貴
妃蒼莖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
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
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
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
愛卹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步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
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
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
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
懷愼庾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
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
之所中應弦而倒帝亦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

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
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征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
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敵衆
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功
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
心文於官儀慎弟懷默江夏内史子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亮少
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
祿悉以遺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至長生迎武
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
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
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
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
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
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
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
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湓其誠力事平封湘縣男永初元年
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
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
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
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
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
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
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

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氏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征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率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破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已東太守周籍之即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郪川籍之與方明攻郪克之方明會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鄠山其餘羣賊出爲盜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龐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乘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梓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閉居京口未嘗詣毅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即令修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

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君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暇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尼夫等輕舟奔始興郎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劉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勑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勑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秋賊常爲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並口譏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西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以植次弟植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

陽范璩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色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泝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固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板鍾爲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竝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建父祖及親獨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每能得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鄰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拒言大衆向內水謀道福不敢捨洛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四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慶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

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仪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郡牧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州刺史藩外兄雒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悦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修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畫策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

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且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
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
求東道還建鄴隣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
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
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
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
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
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
休之復爲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慶江江津岸壁
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
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聖前免耳以刀頭穿岸劈容脚
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

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率得此艦藩氣憤率左
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兒藩來竝笑之藩素善射登
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
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
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
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
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
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
入義康文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
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
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蒲酒爲事每犯

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
圍去竝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
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竝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前
後屢被糺劾文帝以勳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蒲
戲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
委任折節自修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
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次新
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
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
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
在壽陽上慮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
會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子

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
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於是大
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至彭城面如生贈益
州刺史諡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
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
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赴京口虔之即
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
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遷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
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
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

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於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頃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蓬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

延孫隆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八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子昕素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仲 仲子允 引 惠開從孫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厥 燾弟熹 熹子質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閿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刼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卽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刼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焉後爲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被戮透水而死與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坦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晨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虼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頡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

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徃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弑立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句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带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下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

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
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寇軍長史
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
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
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
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
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
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仰納其妓
啟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
稱快孝武初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
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
過人當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

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
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
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遣出子勛尋敗蜀
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
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
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
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奬說蜀人處處蜂起惠
開乃啟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
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慄然側
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
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庇中凡有馬六十匹

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貴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任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膋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昧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昧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雝門妻卽齊太尉王儉女父與別居遂無子卒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

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基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表裏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基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昃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問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皇室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

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朁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頓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別駕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乆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埰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涂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於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

脅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長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卽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鎭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修父黨之敬闢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鎭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鎭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薤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顏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顏遷廣州病死子紀領其衆引疑紀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紀反時都下士人咸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

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卽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卽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卽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璣據上明建康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陽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譏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王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

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備副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軵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裹披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遭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與運猶荷

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
琛性通脫嘗自解寵事畢餘餼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葦止車十乘事存率素
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幷諸文集
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
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克二州
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
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
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
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
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
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帝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
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
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
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
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
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
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
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
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
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

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
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
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
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
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修情禮以求
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
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
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
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
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
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殫疏也
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
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
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
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
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
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
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祭其尸服其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
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
向之禮所謂子孫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
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甲坐臣以爲非禮典之
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
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
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

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禾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處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王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屬之誼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處王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塾之禮四王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處王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永令止凝之大言曰明王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等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

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嘗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肅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抑屈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爲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趣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疑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諡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過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

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熹之弟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
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
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
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
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
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
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
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王譙縱遣大
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
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摴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
頦項拳髮初爲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
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
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
爲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
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
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
大任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啓命無章爲有司所
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曄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
爲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
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
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
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

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一作近）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謡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從故答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鑽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絚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頹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隆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甚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兄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弑立以質爲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頒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

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
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
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
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
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
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
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爲義宣子
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
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
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
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
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狠
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
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堰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
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
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
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
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
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
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
入南湖擲蓮啄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
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
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
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驗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
義之美傳於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八　終

琅玡王氏重刻南監本

南史卷十九
列傳第九

謝晦　兄曛　弟嚞　從叔澹
謝裕　子恂　玄孫徵　裕弟純　逃　孫朏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奕據安萬鐵
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
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贍嚞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
卒晦初爲孟和建威府中兵參軍和死帝問劉穆之和府誰堪入
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
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

琅玡王氏重刻南監本

賊曹累遷太尉王導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畫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徵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郝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放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傳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與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

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傳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徃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曇隆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敬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卿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勑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贈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盧陵王於滎陽之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

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臺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傳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冬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數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前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伴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並見原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

多福公間歎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間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許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墟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璞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不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曒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曒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曒至性咸納候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濬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濬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敬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濬攝濬嘗侍帝宴

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濬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事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荆州將之鎮詣濬別晦色自矜濬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濬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濬從弟混與劉毅昵濬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濬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愛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曉騎辦軍景仁博聞强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候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甚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催三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手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帝以爲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

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欲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那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漸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帝親臨甚慟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弘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子恂字泰温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踐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獻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
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軍欲還外解純叱
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虺
字景虺位司徒右長史
虺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
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
純妻庾舫過庾驚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
泣答曰若安全至靜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
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聿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
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迎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
虺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命虺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
夙意又慮帝命之詩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勢簪其見重如此
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脫褌者
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
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迺獲焉爲太尉
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
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
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
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
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至大餅述
歎宜蒙優貸文帝手詔納焉述語子綜曰王十
曲怨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
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
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

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羈羇者寧廉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唲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蓬朓實庸流行能無

[illegible]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謀誥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膺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辇輕舟反沂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社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改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敬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

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詔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

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由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嘗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朝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

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厳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厳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内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簗卒又以與王志子諶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王王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沖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郡縣破東遷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葬凶事盡力數月塋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哉母妹奔東陽由黃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戹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尅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悅未有仄行之賞宜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者唯琨方明鄰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琨等詠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

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
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壽加晉陵
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
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王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
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令人情僞薄不可以故義相
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
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及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
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
當反囚遂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
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
戶殷盛風俗峻刻强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擿相續方明
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或取犯禁除
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還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
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興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
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
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毎有篇章對惠連輒
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
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
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
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
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
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

義康修東府城城墜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
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
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
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
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頴悟玄甚異之請親知曰
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
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
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琨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
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
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
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
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
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懟優遊永嘉郡肆意遨
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
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
復開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
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
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
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
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奬乃

出使整祕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
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
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
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
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
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
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
既東與族弟惠連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
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
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
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

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
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伯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
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
璠爲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
璠璠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
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最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
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
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
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
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爲念
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
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

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沿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崘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

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貪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泰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纂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

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襲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祖弟也祖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祖貴盛顗不就辟祖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之因叙闕洛中事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凱坐靈運徙嶺南早卒

凱子超宗隨父凱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徙跣還內道隆謂檢覓見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四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喜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生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暕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

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表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王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鬚眉俱落徙越嶲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哉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

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凝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寫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幘舁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率吏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

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朏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剴悃啟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

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列傳第十

謝弘微　子莊　孫朏　曾孫譓　玄孫哲　朏弟顗　顗弟淪　淪子覽　覽弟舉　舉子韻　舉兄子憍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嫩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

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贍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創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頴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篤華亂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摛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庶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知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子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

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及入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慽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禫越素既多疾餌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愛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談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塋混女夫殷叡素好博蒲閭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叡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

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墓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玉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西南墓有死勢復一容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及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

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蓝田出（一作生）玉壹壺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遣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強

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尅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磩爲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曾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曾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悦當時以爲知言干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特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璧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

典以則哲爲難而進選之舉（作軼）既隳中代登造之律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追懲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輿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疎嗣祁奚豈語讎比于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作儔）以田萊（作萊）張勃進陳湯而坐之勉（作勔）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龜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

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薛頴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薛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上靡異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樵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薛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性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岐岐惙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開帷避風晝夜悕懵爲此不復得朝修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閤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七高

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仁祖四十七下官新蔵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倭部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辯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禁信或虚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狩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
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以
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賛軌堯門引
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
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誄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
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
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
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停一作待詔成
其文甚工後爲毒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
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行於世五子劒朏顗從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目之山水風位晉平
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朏字敬沖幼聰慧莊嘗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
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
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熟敕莊攜朏從駕詔
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仕宋爲衛將軍表粲長史粲
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
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
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
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
政選朏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
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馬異非
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
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祕書監及
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
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
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
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
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
作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
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
實避事弟淪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
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
其素槩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府國子祭酒
盧江何徽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徽並不屈時東昏皆命
迫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朏徽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
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徽散騎常侍特
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
徽徽欲獨高其節紿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
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
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
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
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
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朝
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懼煩及居台鉉兼掌內

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表焉是冬驀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孝武初朏爲吳興以雞卵賦入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次子謐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爲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

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顗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

日宿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顗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顗弟瀹字義深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朱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擘正閒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學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悛甚慚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鞠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帝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比瞿人爰宴會勸臣上酒尚書令王晏奪其筯瀹曰陛下不起臣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饒遂不見報上大笑解

之坐罷要呼倫共載欲相撫悅倫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論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徐上人者難爲酬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政公事稽晚倫輒代朏爲啟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朏爲吳興倫於征虜渚送別朏指倫口曰此中唯宜飲酒倫建武之朝專以長酬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倫撰碑文倫子覽

覽字景濬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想謝莊故當如此自此仍被賞陳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眞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並工乃使重作徹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曾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爲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鄰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

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舉詩云記念耆
髦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過臣
甚遠嘗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
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淪兄覽並經此職前
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遍講經
論徵士何徵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虜人盧度有儒
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
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況重
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三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
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
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困進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
題于寺入爲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淪齊時終此官累表

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
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敕處
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
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大清
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
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
齋拾以爲寺泉石之美如舊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
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實寇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
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擲毀晃下官弗敢聞
命拂衣而退王屢詔不返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
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爲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

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侑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沖出入三代歷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偃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南史卷二十　列傳第十　終